

思妃 主编

插图本

历代

宫廷艳史

『南北朝卷』



孝武帝奸妹诛叔 并蒂莲同封嫔妃

诗曰：

皇帝爱堂妹，三女同封妃。
身随香魂去，夜夜不思归。

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即位时只有二十四岁。正当血气方刚，振作有为之时，偏偏染上一种好色奇癖。无论亲疏贵贱，只要有几分姿色的女人，被他瞧见，便要召入御幸，绝不肯轻易相舍的。

却说刘骏生母路太后居于显阳殿，内外命妇及宗室诸女，经常入宫对其朝拜。那路太后也乐得热闹，偌大个显阳殿日日人来人往，直逗得路太后开心异常。

这日，路太后正和朝中大臣李奕的几个女儿闲聊，宫娥嫣红上前道：

“太后，皇上求见！”

那几个女子听得皇上驾到，起身就要入内室回避，路太后笑道：

“皇上只不过来请个安，坐不多久就会走的，无甚妨碍。”众女坐了下来。那刘骏已上得前来，施礼道：

“母后身体可好？孩儿多日倦于政务，未过来请安，还望见谅。”

路太后素来溺爱这个儿子，答道：

“皇上勤于政务，为娘心上自然喜悦，只是也要注意身体，莫要累坏了！”

正说着话，刘骏一眼看见几个年轻女子正襟危坐，低头不言语，忙问道：

“母后，这几位都是谁来着？”

路太后笑道：

“皇上，这几位均是大臣李奕的千金，今日过来请安，被为娘留着闲聊，寻思解解闷的。”

刘骏道：

“既来闲聊，为何只顾低头不言语？”

路太后道：

“人家皆是闺门千金，见着生人自然害羞，有甚奇怪的？”

刘骏见众女个个身段苗条，只不知容貌如何，踱到跟前，说道：

“尔等不用害羞，只管抬头说话，朕不会怪罪的！”

当中最大的一个低头答道：

“皇上，吾姊妹无官无职，怎敢抬头说话？若果如此，只怕辱没皇上！”

刘骏笑道：

“你却颇懂礼节！不过，此处乃卧房内室，免去不必要的规矩，且抬起头来答话。”

众女听他如此说，只得照办。刘骏一双色眼溜来溜去，逐

个打量，忽见其中一个眉似青黛，眼若秋水，面如娇花，腰比弱柳，不觉看得呆了。

那路太后见他只顾出神，却不言语，忙道：

“皇上，若没有旁的事，回宫中歇着去吧！为娘再闲聊一会儿，也要歇息了。”

刘骏淫心已起，怎肯就此离去？当下答道：

“母后，孩儿今日无事，只想陪着多说几句话，不要赶孩儿走。”

路太后也不管他，自顾同众女闲聊。那刘骏忙行至美人跟前，问道：

“姑娘芳龄几何，闺名唤作甚么？”

那女子早注意到刘骏直勾勾盯着不放，今见他竟然上前问话，登时粉脸羞红，低声答道：

“回皇上的话，小女闺名梅玉，家中排行第三，刚刚十六岁。”

刘骏见她愈发妩媚可人，哪里还能自持？也不管太后在场，一边抓住纤纤玉手揉搓，一边淫笑道：

“姑娘如花似玉，惹得朕心上痒痒的，不知姑娘芳心中可有朕否？”

那梅玉又羞又怕，却也不敢声张，只任他摸着亲热。刘骏见她不反抗，更是按捺不住，缓缓将她拉入内室。

到得内室，刘骏见左右无人，抱住梅玉就欲撕扯衣衫。那梅玉年岁已到，略懂风月，兼被他又推又揉，不禁娇喘吁吁，却不敢放任自己，推开道：

“皇上，此乃太后卧房，小女不敢在此侍奉，还望回到寝

宫再说!”

刘骏欲火已炽，哪里等得回宫？扑上去抱着梅玉，喘气道：

“小乖乖，不碍事的，太后甚是爱朕，哪会怪罪？朕等不及了！”

言毕将梅玉放在床上。那梅玉听他如此说，也不言语，当下半推半就，两个在太后床上云雨起来。

弄了一阵，刘骏却不满足，梅玉忙道：

“皇上，若耽搁太久，太后定会疑心，且快些穿衣下床，到外面去！”

刘骏一想也对，笑道：

“朕今儿幸了你，日后自会与你好处的，还望莫要拒绝与朕续欢！”

那梅玉口上不语，心中却早答应。两个穿衣下床，出门见了太后。梅玉倒沉着坐下，也答几句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刘骏告辞道：

“母后，孩儿呆得太久，恐打扰母后，还是回宫的好！”

路太后爱怜道：

“且回宫歇息去吧，为娘不留你了。”

刘骏告辞出去。众女并那梅玉过不多时，也都回府去了，只当无事发生过似的。

看官，你道这路太后真没看到咋的？非也。只是知子莫若母，刘骏素来爱好女色，且一经看上，必要弄到手，她也知禁止不住。再有这路太后极溺爱刘骏，自然只当没看着了，倒让儿子在她的房中同那梅玉结成了野鸳鸯。

这以后，刘骏常将梅玉唤到寝宫，令她侍奉。那梅玉也有些动心，又兼违抗不得，两个你贪我爱，着实好了一段日子。

时间一久，刘骏不免想换换口味。皆因那次在太后殿中尝到甜头，便常乘间闯入，选美评娇，一经合意，便引之入宫，迫令侍寝。也有时碰着个容貌上上的，按捺不住，竟在太后房内，恣情寻欢。路太后见其胡为，也不禁止，听任一意胡闹。刘骏见母后不闻不问，愈发胆大，致使丑声外达，直传到宫外，甚至京都中传遍秽闻。

偏这刘骏对名声并不十分介意，照样我行我素。这日，闲着无事，信步又到了显阳殿。

还未入内，就闻得阵阵娇笑，刘骏心中暗喜，不禁加快脚步。

早有宫娥入内报道：

“太后，皇上请安来啦！”

笑声立即刹住。刘骏上得前来，色眼只顾搜寻，见三个妖冶妩媚的女子正依次站着，不觉又动起了淫心。

看官，你道这三个女子是谁？原来，她们乃一母同胞三姊妹。系刘骏叔父刘义宣之女。那刘义宣时任荆州刺史，握有兵权。三姊妹老大唤作楚红，老二闺名秋月，最小的妹妹生得尤其出众，芳名碧绿。

当下刘骏动了淫心，恨不得上去左拥右抱。那路太后见他居然打起堂妹的主意，怕干出有违人伦之丑事，忙道：

“皇上，快些过来，为娘有话要说！”

刘骏这才回过神来，走到太后跟前，心不在焉道：

“母后有话只管吩咐，孩儿听着呢！”

言毕又侧身去看三个堂妹。路太后介绍道：

“皇上，这三个皆是你那义宣叔父之女，怕已不认得了吧？”

刘骏心中暗惊，不禁笑道：

“母后开玩笑吧？义宣叔父的女儿孩儿从小见过，如今却没一点相似，怎能相信？”

路太后笑道：

“为娘骗你做甚？皇上也好些年没见过她姊妹，素不知女儿大了，容貌总要变的。”

刘骏见太后如此说，也就信了，心中暗暗惋惜，当下却没了话。路太后知他心内所想，急于打破僵局，忙招呼道：

“你们三个别只管站着，过来与皇上问声好，也算是叙叙亲情的。”

楚红、秋月并碧绿正处尴尬之境，不知如何应付，忽听得太后招呼，忙轻移莲步，款款行至刘骏跟前，盈盈下拜，齐声道：

“皇上圣体安康！”

刘骏只顾盯着看，见三个皆花容月貌，体态动人，不禁又惹起淫心。

三姊妹见皇上神情恍惚，眼睛却紧盯着她们，不觉羞红了脸，低下头坐在太后身旁，也不说话。

路太后见刘骏已色迷心窍，只想早早打发他出去，当下说道：

“皇上，三姊妹很少来到宫中，为娘有好些话要同她们谈。

若皇上没有旁的事，不要在此碍着娘儿几个说私房话啦！”

刘骏闻得母后驱他，涎脸答道：

“母后同堂妹们说些甚么私房话？孩儿也要听听。”

路太后不忍心再赶他，只得道：

“若真要听，好好在旁边呆着，却休要乱插话的。”

刘骏乘机问道：

“母后，不知堂姊妹要在宫中呆上几日！”

路太后随口答道：

“为娘欲留姊妹几个多住几日，就歇在那显光殿内。”

刘骏探得此信，知一时难以得手，告辞道：

“母后，孩儿先回宫去了，省得在此碍着母后的眼，明日再来请安问好。”

那路太后正巴望他快些离去，自然不去拦阻。刘骏退了出来，回到寝宫，这一夜也不去幸别个嫔妃，只是翻来覆去睡不安稳，春梦却做了不少。

次日，刘骏上朝回来，越想越觉腹下胀热，恨不得立即同那三姊妹做到一处，当下吩咐贴身内侍贾六道：

“贾六，你速去太后处，就说朕欲与众姊妹叙叙亲情，设有酒肴一桌，宴饮为乐。”

贾六应道：

“陛下只管等着，小的这就去请！”

撇下刘骏吩咐御厨准备佳肴，痴心苦等不谈，却说那贾六到了显光殿，早有宫娥引进厅堂。

路太后正同三姊妹闲聊，见贾六进来，认得他是刘骏的贴身内侍，当下问道：

“贾六，可是皇上差你来的？”

贾六上前施礼道：

“小的问太后安好！太后说的是，小的正是奉皇上之命，特来请三位姊妹过去叙叙亲情，皇上还备了一桌酒肴，说是务必前去。”

太后沉吟片刻，说道：

“既是皇上差人来请，自然推辞不得。你们三个快收拾一番，随了他去。”

贾六谢恩退至一旁候着。三姊妹进了内室，梳妆打扮。不一刻工夫，随着贾六来到刘骏寝宫。

那刘骏闻知堂姊妹已经到来，心中大喜，忙迎了出去，笑道：

“快快进来，朕特备一桌佳肴，与三位妹妹饮酒叙情，岂不快意？”

三姊妹中楚红最老成，忙答道：

“承蒙皇上看重，如此费心，实在过意不去，还请简单些吧。”

刘骏道：

“妹妹哪里话？皆因平日不常到宫中，无缘详谈，今日定要尽兴！”

嘴上说着话，色眼却盯着那最小的碧绿，见她体态苗条，面似芙蓉，腰如杨柳，不觉心驰神迷。

当下四人进了中堂，依次坐下。那刘骏只想快些与堂妹合欢，根本无心饮酒。待酒肴上完，吩咐道：

“尔等均退下，朕要与三位妹妹说些知心话。没有召唤，

别来打搅。”

众侍仆应声离去。那刘骏早就心猿意马，此时左右无人，哪还按捺得住？只管蹭到碧绿身旁，挨着她坐下了。

碧绿乃怀春少女，见堂哥这般亲昵，不觉羞红了脸，低头搓着纤手，却不言语。刘骏也不管有人瞧着，一把抱住碧绿，亲热起来。

楚红、秋月年岁稍大，见他这般，不免肉麻，起身想回避，没想到刘骏一把扯住道：

“二位妹妹，既然一同在这儿，朕怎能容你们逃脱了。”

两个挣脱不开，只得重新坐下。那刘骏心上眼中只有碧绿，也不去亲热她们，直把两个姊妹看得面红耳热，心跳不止。

刘骏抱起碧绿，直往内室行去。那碧绿已软成一团，哪里还思反抗？两个相依相抱，如胶似漆，干起了夫妻之事。

却说楚红、秋月两个听得内室窸窣窸窣，料已行了夫妻之事，不觉怨恨起来。有心溜掉，却怕皇上怪罪，只得低头等着。

约摸过了一个时辰，内室房门开了。两个还当刘骏好事完毕，忙起身立在一旁，等着问话。不料出来的却是那碧绿，娇笑道：

“二位姊姊，皇上传你们入内呢！”

楚红见碧绿这般无耻，骂道：

“不要脸的小蹄子，却同堂哥成了好事，日后传了出去，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？”

碧绿不以为然道：

“姊姊真不开通，妹子只知道他是皇上，什么堂哥不堂哥的，打甚么紧！”

楚红无可奈何道：

“姊姊管不了你，不知皇上传我二个入内有何事？”

碧绿却不明说，卖关子道：

“妹子哪里知道？姊姊入内看看，不就清楚了。”

楚红料到不是好事，却不敢抗旨不遵，只得硬了头皮和秋月一同入内，只留下碧绿。

待进了内室，见那刘骏仍躺在床中，羞得无地自容，进不是退也不是。

刘骏淫笑道：

“二位妹妹，且到床前来，朕有话交代。”

楚红、秋月哪敢不听？挨到床边。那刘骏腾身坐起，一手抱着一个，用劲一拉，将二人跌入床中。当下扑上去轻狂，可怜二姊妹同床被辱，欲哭无泪，只得听任摆布。

这以后，楚红、秋月也留在宫中，最后还和碧绿一道封为嫔妃，却始终只是顺从，没有什么风波，以后不提。

偏那碧绿生性淫荡，也乐得同堂哥交欢。刘骏格外宠她，当作活宝贝一样，日日相依。路太后虽有所察觉，却不去管他们。

此事没隔多久，传到荆州刺史刘义宣耳中。义宣正怀疑众女为何迟迟不归，却不料有这等丑事，当下气得破口大骂，要寻机废弃昏君，另立新主。

这日，刘义宣正独自沉思，忽听得家人报告说江州刺史臧质、南豫州刺史鲁爽前来拜访。

义宣闻言大喜，吩咐道：

“快快请进来，正有事找他两个呢！”

家人领命而去。不一会儿，臧质、鲁爽走了进来。这二人皆是义宣好友，富有侠义心肠，无事时也常来走动，叙叙友情。

鲁爽见义宣面有忧色，忙问道：

“义宣兄，可是有甚为难事，只管说出来听听，看能否帮上忙？”

义宣也不隐瞒，叹气道：

“二位贤弟，先请坐下，听愚兄慢慢道来。”

臧质听话音似有难言之隐，劝道：

“义宣兄，吾等情同兄弟，如若帮得上忙的，定然不会推托。”

义宣说道：

“真是一言难尽啊！贤弟也知，愚兄生有三个女儿，半月前入宫朝拜太后，不料被那昏君瞧见，竟迷了本性，奸淫了自个堂妹。这还不说，那畜生居然将三姊妹留在宫中，日夜淫乱。愚兄虽握着点兵权，恐难以同他对抗，如若不然，早起兵反叛了！”

那鲁爽乃忠义之辈，闻得此事，登时怒道：

“如此昏君，保他作甚！义宣兄，你只管起兵，鲁爽愿追随左右！”

臧质也响应道：

“义宣兄蒙受此种奇辱，兄弟岂能坐视不管。只是此系大事，须定下计划，才可行动，万万鲁莽不得。”

义宣大喜道：

“二位贤弟如此相助，愚兄感激不尽！”

当日夜晚，三人定下计划，相约三日之后共同起兵，攻京都。

次日一早，臧质、鲁爽匆匆离去，准备三日之后起兵反。

不想三日之后，刘义宣等的三人竟被刘骏击败。刘骏恼成怒，将叔父处死于狱中。义宣被杀，牵连了无数亲族。

义宣死后，刘骏更是尽情享乐，为所欲为，公然将诸妹入嫔妃行列，日夜交欢，哪里还管什么名分！

那碧绿也凭个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一副脆生生的娇喉，勾摄魄，曼音悦耳，把个刘骏引得神魂颠倒，割舍不得。

这日，碧绿独坐卧房，涂脂抹粉，等着刘骏前来合欢。

不一刻工夫，刘骏进了内室，见碧绿姿容纤冶，比往日多一份风流，抱住就欲行事。

碧绿一把推开刘骏，娇嗔道：

“皇上只顾自个行乐，却不懂关心臣妾，臣妾真个要恼！”

刘骏见他一脸嗔态，愈发欢喜，笑道：

“爱妃这般恼怒，可是哪个屈了你？果真这样，只管说来，与你作主就是。”

碧绿撒娇买宠，娇滴滴道：

“皇上真不懂臣妾心思。想必皇上已生有众多皇子，就不心别个了吧！”

刘骏闻言大喜，忙道：

“爱妃所言当真？真个怀上了朕之亲生骨肉，为何不早说来？”

碧绿赌气道：

“皇上若不关心臣妾，告诉了又能怎样？臣妾还是知趣点，不说的好！”

刘骏一把抱过温存，道：

“爱妃哪里话？朕怎会不关心呢。只等胎儿下地，朕亏待不了的。”

碧绿早不满意位于一般嫔妃之列，当下道：

“皇上乃金口玉言，不可以随便许诺的。若臣妾有幸生得皇子，皇上又能怎样？”

刘骏答道：

“若爱妃真为朕生得皇子，封个淑仪什么的，也不为过！”

碧绿心中暗喜，故作为难道：

“皇上，臣妾乃皇上堂妹，若贵为淑仪，恐怕有损皇上名誉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刘骏沉吟片刻，笑道：

“爱妃多虑了！朕只要托言爱妃是别人家的，入了叔父义宣家中，又由叔父家入宫的，料想众大臣也不敢多言！”

碧绿得了刘骏许诺，自然欣喜十分，抱紧刘骏亲热。两个如胶似漆，缠在一块，几度颠鸾倒凤，直弄得心满意足才打住。

美女怀胎，十月满足，竟真生下一儿，刘骏自然欢喜，为之取名子鸾，当即拜碧绿为淑仪。

待婴儿满月之日，刘骏大宴宫中，以示庆贺。碧绿欢喜

异常，自然极力奉承，把个刘骏媚得忘了后宫佳丽，甚至连皇后也抛于脑后了。

皇后王宪嫔乃名门之后，兰心蕙质，是刘骏结发妻子，且为他生了六个子女。刘骏尚未称帝时，二人感情极好。只是后来宠上碧绿，再加上王皇后已过三十，年长色衰，哪里还有心思光顾中宫？那王皇后倒能耐住寂寞，相安无事。

其时王皇后之子刘子业已被立为太子，碧绿不免心上妒忌，竟生出废掉子业，立子鸾为太子之心。

这日，刘骏又去幸她。两个云雨完毕，刘骏有些倦了，正想翻身睡去，忽听得碧绿嚤嚤啜泣，哭得好不伤心。

刘骏忙抱着温存，问道：

“爱妃何故如此悲泣，可是心上有事？”

碧绿泣道：

“皇上如今待臣妾这般好，只怕别个嫔妃妒忌，日后他人登基，恐怕臣妾那儿子要受到排挤呢！”

刘骏叹气道：

“爱妃所虑原是这个！朕早已立了太子，兼他又是皇后所生，怎能废掉呢？”

碧绿赌气道：

“皇后所生又怎样？皇上莫非嫌臣妾之子不够高贵，当不得东宫太子不成？”

刘骏忙道：

“爱妃，朕早有废弃太子之心，只是皇后为人端庄严谨、且深明妇德，朕确实找不到她的不是，怎能无故废掉太子呢？”

碧绿见他还不允，料已无望，只管侧过身去。那刘骏也没

心情哄她，自顾睡去。次日不欢而散，这以后几日也未到她住处。

那碧绿见皇上连日不来临幸，还当又宠上别个美人，竟然忧积胸中，一病不起。

刘骏得知碧绿病重，暗暗责怪自己不该使气，径直到内室探视。

碧绿听说皇上驾到，支撑着想下床接驾，刘骏忙上前拦住，道：

“爱妃只管躺着，朕特来赔礼道歉了！”

碧绿忙道：

“皇上快别如此。折杀臣妾了。那日之事，原是臣妾的不是，皇上莫要自责！”

刘骏安慰道：

“爱妃，事情既已过去，就别再想了！要安心养病，朕明日唤来御医与你瞧瞧，服上几帖药，自会好的。”

碧绿见皇上还在宠她，当下心放宽了，脸上有了笑容，谢道：

“劳皇上如此费心，真真过意不去，臣妾定会好好养病，日后再侍奉皇上的。”

这以后几日，刘骏日日亲临探视，碧绿虽服了好些药，就是不见好转，把个刘骏急得眼泪直掉，也无可奈何。

这日，碧绿自知难逃厄运，眼泪汪汪看着刘骏，却不言语。刘骏心如刀割，泣道：

“爱妃，你若撇下朕自个去了，叫朕如何活得下去呢？”

碧绿有气无力道：

“皇上，可叹臣妾如花容貌，却红颜薄命，想是无福侍奉皇上。臣妾死无遗恨，只是那小儿可怜，望皇上善为照顾。”

刘骏安慰道：

“爱妃莫要胡思乱想，那小儿乃爱妃所生，朕怎会轻看了他！”

两个悲悲切切，与恩爱夫妻并无两样。当日晚间，碧绿香消玉殒，刘骏嚎啕大哭，恨不能随了她去，次日吩咐厚葬不提。

却说碧绿归阴后，刘骏既不上朝，也不去幸别个嫔妃，日日悲悼不休。那王皇后见他不理朝政，特到寝宫探望。

王皇后轻声道：

“皇上，生老病死，时时皆有。只是人死不能复生，还请节哀顺变才是！”

刘骏也不答话，只顾饮泣。皇后劝道：

“皇上乃一国之君，断不能为着这点小事，荒废朝政，长此下去，先祖基业岂不要落于他人之手？还请皇上以国事为重，暂且止悲吧！”

刘骏嫌她噜嗦，没好气道：

“朕又不是三岁小儿，却要你教？过几日自然上朝的，快些离开，朕要歇息了！”

王皇后忙退了出去。那刘骏侧卧榻上，哪能安睡？一闭眼就见碧绿前来合欢，深夜多次被恶梦惊醒，直至东方发白，也未睡稳。

次日，刘骏只觉恍恍惚惚，哪里还能视朝？只管卧于床中，却还不忘想那碧绿，渐渐导致神志昏迷，一月以后，追